

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国画卷

刀耕墨旅

| 许钦松小传 |

XU QINSONG XIAO ZHUAN

鄞珊 著

广东美术出版社

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国画卷

刀耕墨旅

| 许钦松小传 |

XU QIN SONG XIAO ZHUAN

鄞珊 著



■ 岭南美术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刀耕墨旅：许钦松小传 / 鄞珊著.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2015.8
(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国画卷)
ISBN 978-7-5362-5502-9

I. ①刀… II. ①鄞… III. ①许钦松—
传记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2489号

责任编辑：李颖 王效云 杨靖 周章胜

责任技编：罗文轩 谢芸

装帧设计：杨易欣

刀耕墨旅：许钦松小传

DAOGENG MOLÜ XU QINSONG XIAOZHUAN

出版、总发行：岭南美术出版社（网址：www.lnysw.net）

（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3楼 邮编：51004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9

ISBN 978-7-5362-5502-9

定 价：45.00元

编委会

主 任	顾作义			
副主任	程 扬	吴伟鹏		
主 编	李劲堃			
副主编	许永波	李健军	熊育群	李清泉
编 委	刘金华	王 永	李若晴	陈 迹
	王 艾	戴 和	谢海宁	李 颖

序

回顾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史，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与“新国画”运动密不可分。发端于广东的岭南画派在这场“新国画”运动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以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为代表的岭南画派，以革命性、创新性的新思路，折衷中外、融汇古今，注重现实关怀、题材开拓和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开启中国现代绘画的新风气，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

继“二高一陈”后，以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杨善深等为代表的艺术家，更是把岭南画派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卓有成效地拓展了现代美术教育体系，使岭南地区迅速成为新中国美术教育基地之一，培养了许多影响21世纪中国美术进程的画家。他们继承和延续岭南画派的艺术精神，践行着创新和发展的道路，使广东成为中国美术教育与创作的重镇。

在中国美术发展史的研究中，岭南画派一直是被关注的，但系统完整的广东现当代画家传记著述却较少见到。梳理这些画家的人生经历，再现他们的探索过程，总结他们的创作思想，对于推动广东美术创新发展，增强广东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为此，我们编辑出版《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丛书。

丛书根据艺术成就及社会影响力甄选了20多位现当代画家作为传主，以文学性的叙事方式讲述艺术家活动及经典作品背后的故事，使读者重回那段令人荡气回肠的岁月。丛书遵循从史到论，论从史出，通过文学家的艺术剪裁，注重围绕史料开展研究，力求科学严谨地再现各位传主的生平经历、创作历程、学术贡献和历史影响。丛书资料翔实、图文并茂，大量由家属提供和从档案中查阅到的第一手资料更为珍贵。

对岭南近现代画家的资料进行收集与整理，是广东地域美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丛书的出版将极大地丰富画家档案及文献资料，为广东画家的相关研究奠定基础，更好地促进广东美术繁荣发展。

| 许钦松小传 | 目录

001	一 / 樟树下
015	二 / 辗转求学路
028	三 / 迢迢艺途
035	四 / 艺术殿堂
046	五 / 同行相伴
059	六 / 港湾
068	七 / 一路刀耕
080	八 / 许家山水
097	九 / “当家人”
106	十 / 学术风向标
120	十一 / 许钦松：我的山水观
126	附 / 艺术年表

樟树下

梦的碎片随着不冷不热的风儿飘荡起来，有的挂在树梢上，有的掉进老井中，有的落在菜地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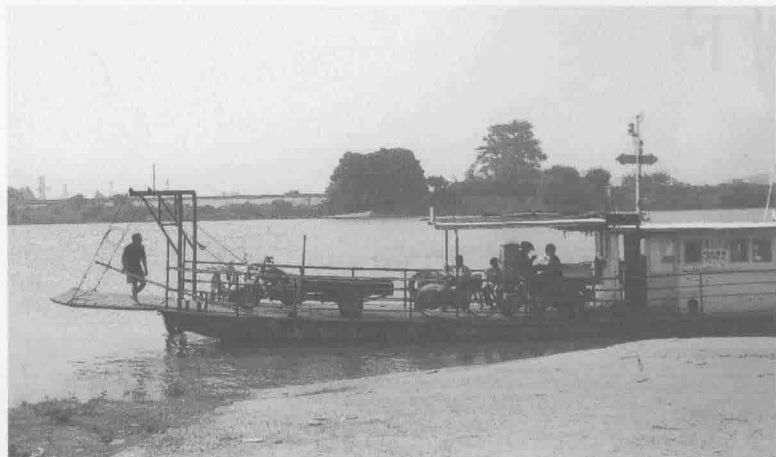
——许钦松

樟籍，也叫樟树下，坐落在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的南部，距离店市大约2公里，是个海内外闻名的侨乡，村里很多人早年乘红头船到海外谋生，遍布东南亚。樟树下原称许厝，传说先祖许理斋随母从潮州府城来此创居，饲鸭谋生，家住在一棵大樟树下，故被称为樟树下许厝。后子孙繁衍发达，到民国时期，才有樟籍村名出现。跟所有潮汕的乡村一样，低矮的村落、农田、绿树，坐落在韩江边，村民们同样是面向黄土背朝天，可村里特有的樟树，给予这个普通乡村与众不同的名字——樟树下，这样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字，也孕育着灵气的人们。

潮汕特有的狮头鹅，就在这里叫响着村庄的每个早晨，也叫醒着沉睡在土地里的文明。这里的许姓，是潮州大名鼎鼎的北宋许驸马爷后裔，如今他们与鸡鸭鹅群和田园相伴过着平淡的日子。先人许驸马爷是许姓宗族的荣耀，在子孙们的口里相传着，在祠堂里供奉着。祠堂已破败，本来这祠堂相比周围村庄还算是堂皇，后变为樟籍小学的校址。但自“破四旧”后，精细的木雕被砸掉，壁上的雕花也用水泥涂掉了，堂皇的各式题匾，也被拆除了，一切回归到贫下中农的世界。

1952年初夏，农历五月闰月三十日凌晨，这里的村民依旧是繁忙的一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某个人家，却是喜庆的一天。天刚微亮，雄鸡刚啼，这是夜与日交替之际——寅时，农民许仁寿家喜气洋洋地迎来了这个时刻，他家首个男孩子呱呱坠地。潮汕大地男孩子的到来比女孩子尤添喜悦。

家里首添男丁，不仅是这个家庭，也给邻里和亲戚增添了莫大喜悦。这婴儿



澄海隆都镇樟籍村

的哭声响亮，透过院子，抵到周遭。他的到来满足了父母的期待，母亲心花怒放，要知道，男孩子也让媳妇挺直了腰板。这一刻，产妇的红糖鸡蛋是免不了的，还有满月酒，“出男丁”的喜庆让家里开始各种节日般的张罗。虽然，贫困的农村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庆祝，但潮汕人自己做的红红绿绿的小食总是琳琅满目。

对于家庭首添的男丁，村里专门给人起名字的说孩子五行缺金木，怕以后身体会比较弱。爷爷便让人给他起了个带金与木的响当当的名字：钦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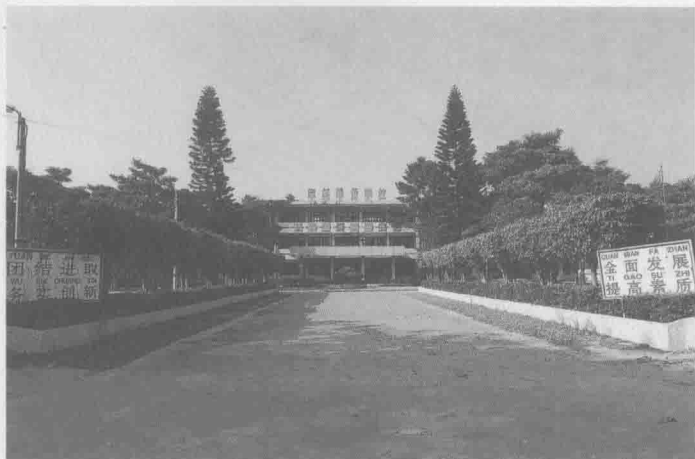
许钦松的父亲许仁寿在四兄弟中排行最小。这个壮实的庄稼人，凡事都埋头苦干，认真钻研。虽然书读了一半便中途辍学，回家务农了，但他种田可是一把好手，村里面谁都佩服他，耕田、割稻、晒谷子……精耕细作，成为村里庄稼种得最好的一个。

村里很多人甚至说他“能掐会算”：夏天收割水稻，生产队晒谷子，本来天气很好，阳光灿烂，谷子晒得正酣，他却突然说收，很多人不理解，有点不情愿地听他指挥收稻谷。谁知谷子刚收完，马上下雨了，这让村里人佩服得不得了。因弄庄稼有办法，许仁寿从在生产队赚工分，到被县里派往从化指导农业种植，变成“拿工资”的人，让家里人很是自豪。

父亲种田的经验成了长大后的许钦松一生的信条：做什么事都要认认真真做好，哪怕种田，也要种得最好。

在从化指导农业种植，担任过农场场长的父亲，也当过村里多年的生产队长，在村里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他在心里也多番惦念，“钦松”这个名字在做父亲的许仁寿心目中或许有自己的诠释——希望男孩子如苍松般强壮，顶天立地。而从记事起小钦松却对这个名字开始烦恼，因为“钦松”跟“轻松”在潮汕话里很相似，小伙伴在一块玩耍时，常以此戏耍他，“轻松”“轻松”地放声戏叫，让他甩不掉这谐音带来的烦恼。

澄海隆都镇樟籍学校



温良贤淑的母亲对他自是疼爱有加。在乡村，孩子们都光脚丫子到处跑，下地种田的更不用穿鞋子。鞋子，像是很奢侈的东西。但自许钦松蹒跚学步起，母亲就已经开始给他准备鞋子。到他两三岁开始可以撒开双腿到处跑了，母亲终于把精心准备好的一双新木屐拿出来给他穿。

这双精巧的木屐多么漂亮，屐面上漆着光亮的红色，左右各画着两架小飞机。许钦松很喜欢飞机，当飞机从他们家乡上空飞过，他和小伙伴们都仰望着它的身影，直到它消失在云端深处。现在，他的手就触摸着这木屐上的小飞机，把双脚套在木屐里，“当当当”地走起路来，穿上木屐的许钦松马上有不同的体验，不仅是脚，整个人都光鲜亮丽起来。

穿上木屐走了一圈，小伙伴们都来围观，十多双钦羡的目光都盯着这双漂亮的木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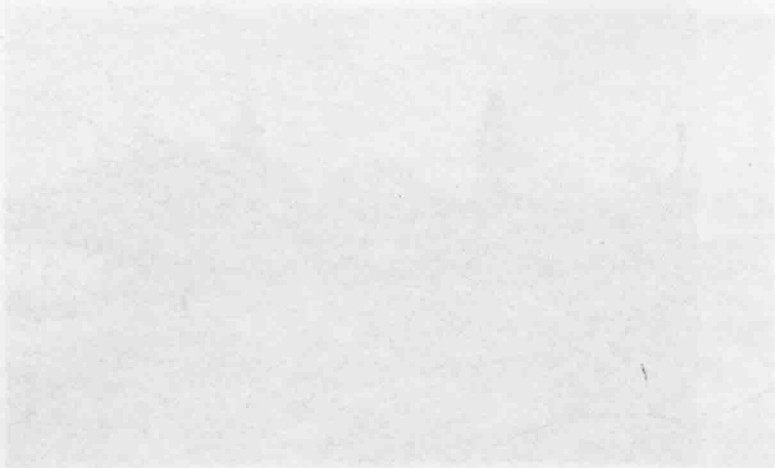
木屐在泥土上碰撞，他有些舍不得，他怕把漂亮的木屐给弄脏了。小小年纪的许钦松已经懂得珍藏“宝物”，白天跟小朋友在院子里玩耍、在地里打滚，他是舍不得穿的，怕磨损了红漆上面的小飞机。虽然每次光脚的时候总惦记着家里的这双木屐，但只有到了晚上洗完澡，他才肯拿出来穿，小心翼翼地在屋里走一圈，把母亲逗得开心无比。

爷爷喜欢许钦松对东西的珍惜，这是一个孩子难得的禀赋，暗地里夸他“懂得爱惜‘物品’”。

二

爷爷的其他儿孙都在南洋，家里就这个男孙，他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许钦松身上。

高高瘦瘦的爷爷留着胡子，有着古文人的风骨。先祖曾中过举人，在外头做



过官，后回家乡赋闲。每天书写，家里不仅有一大堆书、书稿，还有砚台、烟斗、老画等玩物。传说得最神奇的是爷爷家里那把老烟斗，不知是什么材质，家里若小孩子肚子疼，人们便刮下烟斗的烟油冲水给孩子喝，据说非常灵验，喝了便好。老烟斗这东西虽神奇，但具有文人气质的爷爷在分家时还是选择了那方老砚台，从此这砚台便留给了爷爷这一房。

端详着这方砚台，爷爷的神思又回到当年。

这上好的古端砚，细润如孩子肌肤，甚至不用水，直接在砚台上呵气，砚里有雾气氤氲，便可研墨。小小的许钦松经常对着古老的墨池呵气，看着口里的水汽在墨池里湿润，用手一画，一道墨痕。他就照着这样画着，随意画出个花儿猫儿来，而且图案随即随着蒸汽蒸发，了无踪影。这是他发现的神奇魔术——手绘在墨砚里的奥秘。

看着小钦松对墨砚如此喜爱，爷爷很是高兴。想当初分家时，他没有要那个神奇的烟斗，现在那烟斗也不知所踪，让他一直引以为憾。现在这方砚台，他习书写字，又延续着祖先的墨迹，虽然在乡人眼里不如能治病的烟斗实用。只是渐渐被冷落了砚台总是让人感到繁华过后的萧索。如今，看到孙子许钦松那么喜爱这方砚台，他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家里的老书老画是永远玩不完的宝库。这些书泛黄，有的甚至残破不堪，用线穿着，线很牢实，无论书有多残破，线依然坚韧。小钦松还不知道这些叫线装书，他以为所有的老书都是一样的，包括箱里一本本漂亮的蝇头小楷，是账本还是诗词，他不懂。爷爷曾告诉他，这些都是曾祖父用毛笔手写的。他喜欢老书和画，还有小笔筒、笔架等好玩的东西。

这些闲书放置在厢房里的老木箱里，那么多老书，《千字文》图释，《论语》《中庸》《唐诗三百首》图文……小小的钦松在一本本如小砖头般的书里寻觅着，

他不懂书里的内容，他寻找的是画……书里面的画，虽然只是白描，没有绚丽的色彩，可也足够怡乐他幼小的心。老书是玩不完的宝藏。钴蓝色的旧书封面上，写着“千家诗”三个字，爷爷教会他这些方块字。书里面有图，他慢慢拿下书来寻找，一叶小舟，老渔夫戴着斗笠蹲在船头，垂竿而钓，江边芦苇飞出一两只小鸟，文人画清雅的意境吸引着他。

小钦松翻着书页：万仞高山，皴擦形影，古道寒亭……这是哪里的天地啊？如许高远！如许萧索！再翻一页，画面欢快起来，春风杨柳，莺飞草长。每一首诗都有一幅图，亭台楼阁，拄拐老叟和嬉戏幼童，不管是人物还是山水，无不让他神往。小钦松就这样沉浸在画图的意境中，每一次总有新的发现，新的画面让他想象，他想象越过时空，越过这个樟树下的农村；残破的挂轴画，卷起来的山水虫鱼，浓墨淡彩，展开来自是另一番景象，让他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流而上，徜徉在前朝某个场景中。他没有想到以后自己也能拿起画笔，随心所欲描绘江水河流。

爷爷是村里有“文墨”的人。每逢村里大小节日，爷爷甚至自制灯谜，用毛笔书写在色纸上，张贴谜台，自己掏腰包买奖品，猜中有奖。

晚上，祠堂门前宽敞的广场，是村里最“老热”的地方，节日搭戏台做戏，宣传活动，放电影，爷爷的灯谜也在这里形成了热闹的一角，围观者众，可与唱戏的抗衡。喜欢猜谜的都会聚集在这里，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赢得些奖品回家。“咚咚”的鼓声吸引着大批村里人到谜台前，猜中，便是鼓声“咚咚”作响，伴随着奖品落到某个人手里，见者也为之高兴，灯谜提高了村里人的文化水平。因此，爷爷在村里很有威望。

爷爷的其他几个孩子都在泰国，每月都按时往家里寄侨批，最初有200元港币，后来也有150元、100元不等，有支配财物的能力，爷爷手头阔绰，给予孙儿的

爱就是好吃的东西了。

每逢课间操，爷爷必准时站立在学校外面，手里提着一小袋好吃的零食，有豆条、花生米、米糕或是龙眼。“铛铛铛”校园的铜钟敲响，小钦松早已如离弦之箭飞奔到校门外，扑到爷爷跟前，迫不及待地解开袋子，跑回学校里，小朋友们也等着他呢！纷纷围了过来。

他分给同学毫不吝啬，食物一下子都给光了，经常没剩下，留给自己的是一个空袋子。同学们都吃过他的东西，小伙伴吃得津津有味，他只有站着看着，分施的自豪已经盖过食物香味的引诱。在小伙伴们看来真是憨得接近傻了。时间长了，不知怎的母亲也知道了。

母亲多少有些心疼他，对爷爷说：“您就不用专门给他送去学校了，他不一定吃得到，这孩子真傻！”话虽是这么说，心里为儿子自豪：小小年纪就显得这么大气！

爷爷却摆摆手说：“管他呢！他自有他的道理。”

这样的分施为小钦松赢得了在同学们心目中的“权威”地位。你看，学校操场上正在调兵遣将“打仗”，小钦松是这群“兵”的首领，指挥着同学们堆沙包，前锋后卫，安排着各项男孩子的游戏角色。虽然他年纪不大，他的号令却响应者众，“点兵”时同学们随点随到，小小的他有一种小权威，这令他很是沾沾自喜。

可是，这种小权威却“卡”在吃的时刻：每当中午吃饭时，几十个孩子围着几盘菜，饥肠辘辘的肚子让同学们早已迫不及待，孩子们一手拿着碗，一手夹着筷子冲向盘子里不多的菜。吃饭时的他们比游戏时更加勇猛，冲锋陷阵，横扫餐桌。小钦松在这个时候就显示了他的弱势，还没回过神来，盘子里已经不见菜了，每每如此。这令他想不通，不得其解：为什么他们平时都听我的，可到了吃饭就没有人让我了？完全忘记了吃我零食的时候？

又一次中午饭时，当老师刚把菜端上来，小钦松看着同学们个个摩拳擦掌，大家利索地又即将发动新一轮“进攻”时，他心底的火气喷发了出来，突然发了傻劲：把整盘菜都端起来，全部倒进自己碗里去。

孩子们的眼睛和筷子都突然落空了，大家都傻了眼，班里炸开了锅。这下可惹了祸！那天老师专门跑去向他母亲告状。说这孩子脾气犟，最近要管教管教。母亲不解：这孩子平时很能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东西都舍得给别人，怎么会突然这个样子。

晚上，母亲把他叫过来，细心问他。他不作声，母亲耐心地细问：“是不是把整盘菜都倒自己碗里了？”这一问倒引得小钦松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母亲说：“你平时不会这样做啊。”终于把他的嘴巴给“撬开”了，他无比委屈地说：“每次爷爷给我的零食，我都分给同学吃，可是到了吃饭时，他们为什么都不让我了，把菜都给夹光了？”母亲哑然失笑，才知道原来他就这个想不明白。

爷爷爱的给予不仅体现在物质上，他更愿意延续家庭文化的理念和教诲。爷爷穿着长衫，古旧，干净整洁，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有时手捋胡须，飘逸文雅。在他眼里，古时候的文人应该就是爷爷这副模样。爷爷教他识字，教他写字，用羊毫毛笔，先识正楷字打基础，一横一撇，“人”“口”“天”……一个个方块字，横平竖直，逆锋起笔，收笔回旋。九宫格把字的结构安排得比例协调。他喜欢在红色的九宫格上写字，像田垄上的累积。教千字文，爷爷念起来抑扬顿挫，有着韵律美感：“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

似懂非懂，但古文特有的对仗和格律，在听觉上吸引着他。看着柳体遒劲的骨骼在毛笔的笔尖下缓缓化成，墨迹也在视觉上滋润着他，文化的绵延润物细无声。他喜欢练字，拿笔研墨，院子外面孩子嬉闹的声音也吸引不了他。

家里还有那些蝇头小楷线装本，爷爷告诉他，这些是祖爷爷赋闲时写的诗词

和古文，书写的是一种圆润秀气的风格。他喜欢毛笔蘸墨书写的圆润和温和的感觉，行笔如流水，他想起韩江里的水，水流时缓时急，研墨的香气淡淡，氤氲着心田。这一本本蝇头小楷，他读不懂里面的内容，古诗词的奥秘就一直堆放在厢房里，他以为某一个时刻会与祖爷爷的心境相通，读懂他的故事。可惜后来响应“破四旧”的号召，姐姐把它们都给烧掉了，让他一直懊悔不已。

他家对面有一幢三层的小洋楼，是民国时期村里一个华侨回来建的，对比自家那古老灰旧的祖屋，那可算是富丽堂皇，流光溢彩。这种雕梁画栋的小洋房更吸引着他，那幢楼如一个立体的雕塑，玲珑剔透、美轮美奂。彩瓷历经上百年风雨，色彩依然鲜艳。小洋楼的梁柱门窗都是木雕石刻，里面红木橱柜、酸枝雕花长椅、博古架上各种釉彩瓷器，画着二十四孝图、福禄寿图……

这一切，吸引着个头小小的钦松，不仅他，村里的小孩子都喜欢这些雕塑和图画，喜欢这小巧精致的半中半洋式建筑，这里也有孩子们要淘的宝藏——鸟窝。

小洋楼里住着老华侨的眷属——一个贤淑精致的老妇人，梳着油光可鉴的发髻，插着银发针，穿着大同服。她每天把小洋楼收拾得干干净净，不染灰尘，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家里的陈设。她从不让周围的孩子进来玩，唯独小钦松除外。

因为老妇人发现小钦松来她家，不像别的孩子，这孩子一来到这里就显得很安静，每次进得门来，就被这里板门上的漆画和木雕吸引住了。黑檀方几上大瓷花瓶上的红釉彩也吸引着他，他不敢碰，甚至不敢太靠近，只是贪婪地看着。老妇人见他看画的神情，像要把这些美丽的画和木雕装进心里似的。他用一种欣赏的神情表达着对它们的喜爱，因此，老妇人家的门只朝小钦松开，其他人都不许进来。

这位老奶奶在屋角穿珠子，不时抬头微笑地看着这位“到访”的小邻居。她家里的老木门，画着梅兰竹菊，还镂空雕花，想不到一个小孩子居然对这些这么

入迷，老奶奶欣赏着许钦松的神情。这幢小洋楼吸引着钦松，他像走进一个历史幽深的画里世界：花鸟虫鱼，山水人物，表达着忠烈贞节的传统题材，演绎的是中华古老的历史故事，对他来说，那线条和色彩构成的世界是那么的奇妙。这些民间的工艺，便是他艺术意识上的启蒙、审美的开端。

他的课本，涂满了各种图画，花鸟虫鱼都画着，或许是把小洋楼里的画从心里流到笔尖。他不知道临摹和创作，只觉得喜欢，凭自己意愿想象出来。他用线勾勒出来的图，惟妙惟肖，同学们都凑过来看，一个个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听母亲讲潮剧故事，也画忠臣奸臣，他问母亲：怎么辨别忠奸呢？他要使自己画出来的人，好人能看出是好人，坏人能看出是坏人。母亲用一个农村人对戏曲的基本辨别意识告诉他，在潮剧里，忠臣是什么样的，奸臣又是什么样的。器宇轩昂和尖嘴猴腮的程式是人民群众辨别忠奸的基本方式。

母亲是个戏迷，每逢节庆，乡村里“老热”，会请戏帮做戏。母亲早早地到场，争取占个好位置。周围村只要有戏，母亲同样会带着他，不惜拿着板凳走田垄，到别的村庄看戏。母亲肚子里的戏可真多：《井边会》《荔镜记》《苏六娘》《扫窗会》《柴房会》……每一出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忠奸在戏里是黑白分明的，扮相和穿着、表情，母亲会告诉他，猥琐的白鼻子是坏人，像《十五贯》的娄阿鼠。相貌堂堂凛然正气的杨宗保是大家敬重的忠烈。每次看戏归来，他便学着戏里的角色，“咿呀——”唱将起来，舞枪弄棒需要道具，家里的棍棒、鸡毛掸子都是道具，权当是兵将挥舞的刀枪。他学得惟妙惟肖，能唱些现学的台词，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跟着母亲看了《火烧临江楼》回来后，钦松站在母亲睡觉的大床上开始表演了。老式的大床像个小戏台，上有蚊帐罩着，红色下垂的布帘眉，像是舞台帐幕的浓缩，站在大床上表演有着舞台的感觉。爷爷欣赏着这“奴仔”的表演，全

家人都当他好玩，不时被逗得开怀大笑。只见他披着床单，唱着台词，像模像样地表演着刚看来的戏，当唱到要点火烧临江楼时，他眼珠子骨碌碌地打转，四下里瞅，还是爷爷首先发现不对头，大喊：“把火柴藏起来，赶紧赶紧！”原来小钦松学得入戏，正寻找点火的东西呢！

要是一把火……后果真不敢设想。

跟着母亲，他也喜欢潮剧。锣鼓一响，整个乡村热闹非凡，红色台布搭成的戏台，绸缎彩绣的戏服，色彩纷呈，让人眼花缭乱。何况，爷爷甚至把整个戏班请到家里来呢！

他家的宅院很大，有很多间空置的屋子，可以给戏班住，供他们练戏。戏班班主把他们的全部行当都往小钦松家里搬：一箱箱的戏服，吹拉弹唱的乐器，甚至还有一箱书——小钦松一直惦记着这箱书，都搁置在他们家的厢房里。戏班子的人每天就在他们家里“咿咿呀呀”唱戏排练。

从此，许家的锅碗瓢盆应和着吹拉弹唱，在小钦松的童年里热闹起来。

三

自从家里来了这戏班，许钦松放学都直奔家里。

他家里热闹非凡，吹拉弹唱无所不有，竹板敲打得“嗒嗒”响，二胡古筝乐韵悠扬，婉转动听的花旦练着嗓子，师傅手把手教武生摆姿势握拳头……没有戏服的排练让小钦松走进戏曲的世界。所有乐器和起来的时候，中国戏曲的节奏韵律，时而婉转低叹，时而大江浩荡，震撼着他幼小的心灵，他们排练时的嬉笑打闹，也让他羡慕不已。当看到他们在舞台上锦袍着装，威风凛凛，特别是身插彩旗的将相一声吆喝：“摆道——”那种神采令他向往不已。

他躲进房间对着母亲妆台上的镜子，看看自己是否能够像他们一样演戏，他

看着自己的眼睛，总觉得小了些，而舞台上演员的眼睛那个贼亮！每想到这里，他就有些沮丧。外面的唱腔响亮着，竹板敲得正响，谁也不知道屋子里这个小男孩的思绪起起落落，纵情驰骋着。

古筝的乐韵吸引着他，二胡的悠扬也令他向往。他对音乐的感觉在戏班里面耳濡目染而熟络起来，乐器就在客厅里，他喜欢咋弄就咋弄，不知不觉就上手了。

多少个夜晚，他枕着乐曲入睡。睡梦中，戏班的演员还在勤奋地练唱，《出水莲》《寒鸦戏水》等乐声拍打着他的梦乡。

已经读书识字的小钦松更愿意跑到后厢房去看戏班师傅那箱子里的书，那是他沉迷的宝藏。箱子里有《七侠五义》《隋唐英雄传》等绘图本的线装书，还有《铁道游击队》等连环画，每一本都是一个曲折绵长的故事。他总想把这些书看完，总想把这些图描绘出来——看书的时候，那个跟着戏班唱戏的念头马上被这些精彩的图绘给压了下去。乐声、文字、绘图，他沉浸在这样的氛围中，浑然一体，不知不觉有两三年的时间。可惜这样的时光毫无征兆地遽然结束。

依旧是一个斜阳傍晚，他放学回家，发觉家里突然安静了：屋里空空如也，戏班的人连同他们的所有行当都搬走了。没有谁告诉他，他们为什么会搬走，搬到哪儿去了。

小钦松跑进跑出，院子里空空如也，人都走了，乐器，戏服，连同那些“咿咿呀呀”的声音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爷爷带他到那箱书跟前，对他说，戏班班主临走前，把这箱书留下了，说就给小钦松，看他那么喜欢。班主临行特别叮嘱爷爷说：这孩子很特别，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旧木箱上斑驳的红漆，金色的铜锁，只有这熟悉的箱子，满满的一箱子书，遗留着客人的情谊和对这孩子的关爱。没有古筝的回韵，再也没有二胡的悠扬，“正月点灯笼，点呀点灯笼……”的花旦声犹在，但人面不知何处去。